

文摘小说精品

读者俱乐部◎主编

学生阅读经典
图书馆珍藏版本

人

生

智

慧

情

感

生

人生卷

感悟

吉林音像出版社
吉林大学出版社

文摘小说精品

人生卷

读者俱乐部/主编

吉林音像出版社
吉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生卷/读者俱乐部主编. —长春市:

吉林音像出版社, 吉林大学出版社

2006.4

(文摘小说精品)

ISBN 7-5601-2529-8

I. 人... II. 读... 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世界

IV. J.31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1596 号

文摘小说精品·人生卷

读者俱乐部 主编 责任编辑 于泓

出版: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
邮编: 130021

印刷: 北京市书林印刷厂

发行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40 字数: 5000 千字

版次: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: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7-5601-2529-8

定价: 640.00 元(全套 20 册, 本册定价 32.00 元)

(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)



目 录

空闲少佐	穆时英 (1)
烟	穆时英 (31)
勃 谿	彭家煌 (41)
贼	彭家煌 (72)
蜃 楼	郁达夫 (88)
空 虚	郁达夫 (136)
两个青蛙	萧 红 (159)
家庭教师	萧 红 (164)
琼斯先生的悲惨命运	毛 姆 (170)
魔 盒	大·洛契弗特 (175)
一局台球	都 德 (179)
侯爵夫人的粉肩	左 拉 (184)
一个幸运的贼	莫泊桑 (188)
假如是你的话	都筑道夫 (193)
强盗的苦恼	星新一 (195)
骑桶者	卡夫卡 (199)
舵 手	卡夫卡 (203)
往事一页	卡夫卡 (205)



文摘小说精品·人生卷

有什么新鲜事吗	厄尔凯尼 (208)
隔篱之争	亨·劳森 (211)
包打听	欧·亨利 (214)



空闲少佐

—— 穆时英

一点不含糊的，就在空闲少佐的后边儿，手榴弹猛的炸了起来。在脚下没多远，有人叫妈，一回儿便咬紧了牙哼唧着。惨哪！神经纤维组织那儿像一万只蚱蚂在爬着那么的难受。一阵冷，觉得血顺了脊梁盖儿往下淌。带了伤咧！

东京的年轻的妻和才六岁的孩子浮到眼前来了，是的，他家是在东京郊外，门口有盏大纸灯笼，两盆精致的小盆景……挺着枪刺，咬紧了牙的自家儿的部下尽摇晃……家的四边是有樱花的……只听得各式各样的枪声，眼前的人，慢慢地模糊起来啦，便倒了下去。也不觉腰下那柄军刀垫的疼。人，人……枪刺，钢盔……子弹呼呼地掠过去……天，广大的天空，蔚蓝的天空。天小子下来，变成灰白的，这不是妻的脸吗？枪声，手榴弹的爆炸声远了，浮在空气里边，越浮越高，越来越远啦，接着便一下子，什么都没了。

在做梦吧？迷迷糊糊的，像有谁在走到身旁来，像有什么温柔的东西按着自家儿的脑门。一用劲，猛的一下子



睁开了眼。眼前是一片白，在空中飘荡着，慢慢地清楚了起来，按在脑上的是一只女性的手。床沿那凡是白的看护服。再仔细一瞧：白床巾，白椅子，白小几，白墙壁，白窗纱，一种舒适安逸的感觉。

没死吗？

便一边抬起眼光来，一边想：“是在东京病院里不成？”

可是把手按在自家儿脑门上的并不是妻，却是个支那女子。别的病房里的哼唧，门外在走着的人，远远的汽车喇叭……慢慢地跑到听觉里来了，她挪开了手，低下身子来，轻轻儿地问：

“醒了吗？”

淡淡的香气氛氲着，自家儿的脸上是一双透明的眼珠子，友谊的笑劲儿，体贴的脸。想点一点头答应她，刚一欠身，脊梁盖儿就刀子扎着那么的疼。

“别动，你伤得很厉害呢，静静的躺着，我等回儿再来瞧你。要什么你叫我就行。我姓黎。”

甘蔗味的北方话，在北平使馆里当过三年武官的他听起来是很亲切的。她把他的胳膊放到被窝里边，把被窝拉到肩上便走了出去。

屋子里只有一个人。

要是伤好了的话，我要天天替她祝福，这支那的女儿是这么小心地看护着我啊！看护着她的敌人，是俘虏啊！俘虏哪……俘虏哪！家里准以为我死了咧！



大海的那边儿，在细巧的纸扎灯下，在樱花里边，在明秀的景色里边，有他的家，小小的矮屋子。出发的时候儿，妻在太阳旗，纸扎灯和欢呼的声音里边低低儿地哭泣着。儿子牵着他的武装带：

“爹，你上哪儿去呀？”那么丽丽拉拉地问过他的。

妻啊！儿子啊！在海的那边儿哪！多糟再能和儿子一同到上野公园去打棒球？军部里一定以为我是死了：我是在被包围在敌人阵地里苦战了两天的。《朝日新闻》上会记载着我的战绩，我的名字会放在战死者的名单里边，妻也许已经领到了抚恤，她会在深夜里躲着哭，给儿子瞧见了便会缠住她问：

“妈，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不依地。

他们不会知道我还活着，不会知道我是俘虏。支那人的俘虏啊，军部知道了会怎么着呢，押回国去？逼着我自刎？总免不了死的。为什么不死在庙行哪！支那人的俘虏……

翻了个身，脊梁盖儿上猛的又疼了起来，不由呀了一声。

门开了，黎姑娘走了进来：

“怎么啦？”坐到床沿上。

讨厌！她为什么要那么小心地看护着我呢？帝国军人是不偷活的，她以为我也像支那人那么怕死吧。讨厌的，压恨儿就不用把我弄到这儿来，让我死了岂不好？我得对



她说，不用她白费心，可是她是那么小心地看护着我啊！

“我怎么会到这儿来的？”

“已经四天了，×师长特地派人送你来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×师长？不是×××吗？”

“不是个胡髭很多的人吗？”

“对了！”

“啊……”

说到这儿便默望着天花板，记起四年前的好友了，×师长是他在步兵学校时的同学，他们曾角过力，曾一同地上帝国剧场去，他受教员罚令立正一点钟时，×师长替他不平过的。可是现在是敌人咧。他们的部下互相攻击着，大家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拼。×师长不是他的好友吗？那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这就是战争，就是爱国吗？

屋子里充满着药品的气味，黎小姐坐在那儿，素洁的装束使他想起了圣女玛利亚，肚子有点儿饿了。

“黎姑娘，我可以吃东西吗？”

“饿了不是？”

“有一点。”

“你躺着，我去拿。”

瞧着她走出门外，门把他的视线隔断了。

静静的太阳光照在窗纱上，空气里带着花香。她刚才坐着的地方儿，有一种暖和的，芬芳的有机体流着。她有



雅致的仪态，匀称的胴体。想起哪儿看过的一本小说上传奇的恋爱了：好象是一个美国军官和德国女间谍的一段孽缘；啊……啊……可是哭泣着的妻的脸猛的涌上来啦。

黎姑娘走了进来，拿着一杯牛奶和一块白食巾。把牛奶放在床前的小几上，帮着他竖起身子来。

“创口疼不疼？”

“不，嗯。”便忍着疼靠在床栏上；床栏在他阔肩膀的重量下，吱吱地哼着。

把牛奶拿给他，替他把食巾放在面前。猛的一串眼泪挤到眼眶子里，赶忙把牛奶和眼泪一同地咽了下去。

“黎姑娘，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。你太好了！”

“静静儿的躺着吧，你不能多说话的，睡吧。”

闭上了眼，她站在床旁。一回儿他打起鼾来，可是并没睡着，听着她蹑着脚走了出去，门轻轻的闹上了。他睁开眼来望着窗纱。

不知哪来的伤感荡漾着。

夜是温柔而静寂的，慢慢儿的从窗外溜到屋里来了。

黎姑娘阖上了门，走廊上没一个人，走到窗前，靠着窗，脸贴着窗纱，尽想。

就在那屋子里，躺着她看护着的人。昏迷了好几天，以为他要死了，不料又醒了回来。一个重伤了的人在自家儿的看护下又活了回来，真是够高兴的事。

黎姑娘笑。



可是他不是她的敌人吗？死了不好吗，死了倒也很可惜的。他有一个强壮的身子，脸是黑了点儿，那浓秀的眉毛和没有云的天空似的眼珠子，死了真是太可惜啊。可惜吗？恨他吧？恨他吧！

便找着恨他的理由，可是却连一点厌恶的情绪都没有。

记着！就譬如我一家子全叫他给杀了，譬如自家儿给他，啊！便瞧见自家儿给他逼着，给他扯掉了衫子……呸，胡思乱想什么。不会这么的。很懂事的人。今天他不是很有礼貌，甚至有点温柔的吗？可是恨他吧！为什么要替他换绷纱，换药？为什么那么小心地看护他？为什么？早就应该扔了他不管，让他死的。为什么不恨他？恨他啊！敌人哪！就譬如——

一个声音，轻风似的低低的吹来！“黎姑娘，你太好了！”谁在说呀？夜吗？窗外的夜吗？可是夜是静寂的。

一双夜那么温柔的眼珠子在窗外闪。恨他啊！可是那双眼珠子却酒似地流进来啦。但闭上了眼——是有点儿醉咧。

医官侧着脑袋诊了脉，从他嘴里把温度表拔了出来，对着窗子望了一望。

“大夫，不要紧吧？”

“幸亏你生得强壮，总算捱过了。现在热度退了许多，心脏也很康健，只要静养几天，便可以收口的。”说着便替他在胳膊上打了一针，叫他翻过身去换绷纱。



一层层的绷纱解了下来，裹着药棉的钳子擀在创口里。黎姑娘的手在那儿按着，轻轻儿的。疼得歪扭着脸，抓住了床沿忍着。酒精的气味很浓。这么看来是死不成了。死呢？还是不死？

黎姑娘的手跑到脑袋上来啦，抚着他的头发，柔软的话：

“疼吗？再忍一回儿就完了。”

脸上痛苦的皱纹都平了，叹息了一下。没有痛苦，也没有伤口似的。他想跪在她脚下，虔诚地向她顶礼。她不也是很可爱的姑娘吗？她是支那人，可是要杀她的心思却一点也没有。如果有谁伤害她，倒怕会去救她的，不顾性命地。

凉快的绷纱一层层的绷着，还有点儿疼，可是心里却象穿了烫得很平的军服似的爽朗起来。想说些话，想笑，象春天就在窗外等着他似的。连自家儿也莫名其妙地问着：

“大夫，我可以抽烟吗？”

“再过几天就可以了。”

“空闲君，身子还弱得很呢。没瞧见自家儿的脸吧？——多苍白啊。”

他不说话，只那么地瞧着她。现在是什么都扔了，武士道，自杀，战死全不想。乐得身子要炸啦。

“你要什么尽说，我可以打电话去问×师长要的。”医官说着便出去了。



“黎姑娘，我很想见见×师长呢！”

“他很忙，怕抽不出空儿来吧。”

“只要还活着，总要见他一次啊。”

没话可说了，他想着这位爽直的老友。还记得他有一次晚上刮胡髭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又长满了，恨得他把下巴刮得全是刀痕，害大家笑痛了肚子。不由地又笑了出来。

“笑什么呀？”

却见黎小姐不知多久跑出去的，正从门口那儿走过来，拿了一身衬衣。

“我笑×师长。我们在步兵学校读书时，他的胡髭长得顶快，顶硬，一晚上就长得挺长的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她轻轻儿地笑了起来，把衬衣放在床上道：“×师长是你的好朋友不是？”

“弟兄似的！”

“×师长时常打电话来问候你的，今儿又巴巴的叫勤务兵送衬衣来。其实他不送来，我们也要替你换的，已经很脏了。”

“真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咧。多咱他再打电话来，替我说一声儿我挂念他吧。”

“报答那类的话是不用说的，空闲君，就希望你回到国里去反对战争吧。”深怕使他为难的神情。“可是我帮你换衣服吧。”便揭开了被窝，替他换上了褂子。

“多下来的让我自家儿来吧，不好意思的。”



她脸红了起来，讪讪的。他觉到自家儿的话有点儿轻薄，就搭讪着把被盖上了。

“不好意思再劳动你咧，伤口倒不疼，这点儿事情自家儿还做得动。”把换下的裤子交给她。

她接了裤跑出去，瞧着她的背影，一种异样的感觉涌上来啦。要是我不是她的敌人多好啊。她好象有点儿——

至少不讨厌我，要不然，为什么这么小心地看护着我哪！我不是杀过许多支那人的吗？也瞧见过自家儿的部下奸死支那女子，却并没责罚他们。

心里腻烦着，憎恶着自家儿。为什么要杀他们呢？对他们是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恶感的。可是，在步兵学校里，教员们不是告诉他征服支那是帝国军人的义务吗？真有点儿给她迷了咧！怎么怀疑起这些来了？应该死的，给手榴弹炸伤的时候儿就该死的。就是现在也该立刻自杀——只要几天不吃东西就行了。可是妻愿意他死吗……

春天快来了，窗外是那么可爱的夜色啊！穿着新的衬衣真是舒服，住在病院里，让黎姑娘那么的姑娘陪着简直是幸福的。这些幸福不是×师长给我的吗？这胡老哥近来不知怎么了？四年不见咧！怕牙齿上面也长了胡髭吧。哈哈！真想不到的，现在我们竟在这儿变了敌人了。在学校里想到现在这么的情形，谁也要笑的吧？敌人！要是他对我说：

“空闲君，我要枪毙你，你是我的敌人。”



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，要是我对他这么说，他也会当我神经错乱的。我不用瞧见他，也不用听见他，只要把手在他脸上摸一下就能认出来的——这熟悉的胡髭啊！能够再在一块儿住一夜，就像在学校里那么的，我有一枝好烟，他想分一半，我不答应，就扭在一块儿倒在床上，把那枝烟抢得稀烂，大家喘着气骂……多有味儿！我们怎么会是敌人呢？为什么要打？为什么？谁也不希望打的。谁要打呀？……呸，不要脸的，帝国军人的气节全给我毁了！这么的主意，给人家知道了，谁也要骂我的。死吧！怎么能做支那人的俘虏哪？死吧……死吗？可是活着总是好的。譬如烟卷儿，死了就没福抽。竟一个心儿想抽起烟来啦。

“只要能抽烟，就是再过几个月也不会寂寞的。”

医官每天来两次，来了总跟他谈一回儿。日子很容易的混混就过去了，又像很长，很不容易混过去的。

一见黎姑娘走进来便问：

“今天可以抽烟了吗？”

总是笑了笑，骗孩子似的：

“寂寞了不是？”便坐下来：“我和你说闲话儿，好不好？”

黎姑娘是很会说话的，一种粘性的声音，像刚学说话的孩子似的。谈着东京的不忍池和上野公园，×师长，北平的风俗和西山。把泣也忘了，哭泣着的妻也忘了。

再有谁向她说在她前面躺着的那个年轻人就是残酷的



日本军官，她也许不会相信的。他的性情儿她全摸熟了。她知道讲什么话他会高兴，讲什么话他不爱听。他也知道冷，知道热——不也是很可爱的人吗？

空闲少佐的思想也有点变了。他不再想到自杀，不再想到战死的光荣、有时也会猛的觉得自家儿是卑鄙的，不配称帝国军人，可是为什么帝国军人一定要自杀呢？便固执地向着自家儿问。这是武士道的精神，这是大和魂！可是大家亲亲热热的岂不好？战争，为什么来着！

黎姑娘不在的时候儿却觉得寂寞，一种淡淡的哀愁会浮上心来。就低低地唱着俳句。

一张女人的脸，蹙着眉尖老浮在眼前，这是妻。那张脸却是很模糊的，再也记不清那嘴犄角儿是怎么的了。怎么能忘了她啊！苦苦地想着她的模样儿，总引不起清晰的印像来。慢慢儿的那脸上长了胡髭，胖起来了，清楚起来啦。

“空闲君，认识我吧？”那么说着。

一回儿那张脸却又淌起泪来啦，泪珠在搽多了粉的腮帮儿上流下来，划出了两条淡黄的线，鼻子下面和嘴的四边也黄了起来，粉也没有了，胭脂也没有了。瞧见过那张脸的，是在出发的时候儿，在太阳旗下，在纸扎灯笼和欢呼声里边儿。接着便是也像自家儿那么拐着两条腿的孩子。不知道还能见到他们不能。军部一定不让我回去的。会枪毙我的！军法！命令！纪律！要打的人去打吧！如果能活



着回去，我是不愿意再打了。

成天的那么想着，妻的脸，×师长的脸老在窗纱上，在天花板上存在着。可是那么地尽想着是痛苦的！一口烟把那些喷了多好！

第一次抽到烟的时候儿乐得百吗儿似的，用尼古丁麻醉着自家儿，什么也别想它，飘飘地，飘飘地……从黎姑娘的手里抢过那只黄色的盒子，打开来，里面装满了橡皮头的英国烟，拿了一枝叼在嘴犄角儿上，和蔚蓝的烟一同地。

“是师长送我的吧？”

“不，现在前敌打得很厉害，×师长连听电话的功夫也没了，这盒烟是我送你的。不懂好不好，只是价钱还贵，大概不会十分坏吧。”得意地站在那儿。

听了那么的话，自家儿连话也说不出啦。望着她，并不带一点儿感激的心情！这心情是和日子一同混过去了。

她不作声，望着那一圈圈的蓝烟，在想着什么，又不像在想着什么。意识上是一片空白，在那空白上却有一缕淡淡的云影。她希望一些粗鲁的动作和琐碎的话。可是一有了声音自家儿便会吃惊的。

她脸上的笑劲儿，困窘的视线，他是明白的，很明白的。应该说些话的。说什么呀！说感谢她的话吗？不是要我感谢她才送我一盒烟吧。美国军官和德国女间谍，只得想起那本小说了。从烟里边望过去，她今天好像故意多